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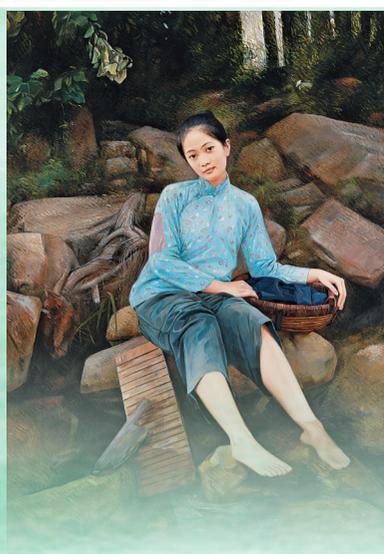
《云淡风轻》



《流水山歌》



《蓝头巾》



《江南四月天》

一个画家与笔下60多个村姑 画前画后的故事

□重庆晨报特约撰稿 余明芳

村里有个“香女子”

今年8月底，远走他乡的贺文庆又回到了故乡。宁厂、双河、大河，褪色的乱石墙，深夜河床上燃起的柴火，还有现做的包面，即将下铁锅——那是盛夏捧出的家宴，也是一首深情的歌。

村里与他同龄的一位乡村教师讲起贺文庆，心情大好：“贺文庆画画不是为了卖多少钱，而是为了影响更多的人。让远方的人晓得家乡的名字，晓得这儿的姑娘很漂亮，水很清。我们村像被世界遗忘的一方手帕，被一座又一座山峦箍紧。走出去的人不愿回头，无意闯入的人也匆匆离去。街坊邻里如走马灯般走的走、来的来。”

教师眼中的贺文庆，并非高产画家，总要经过长久酝酿才肯动笔，谨慎得近乎虔诚。他常常悄悄回到小村，再悄悄离开。这片土地如温暖的子宫，看不见的脐带，始终为远行的孩子输送着养分与疼爱。

为故乡而绘的画，最懂的应是故乡人。然而主人公鲜有人知道，贺文庆画中的自己，美丽早已跨越了时空。

贺文庆画笔下的小村姑娘，那个年代，叫香女子、芳女子、菊女子、琴女子——好看、贤淑而婉约，穿着蓝色补丁大衣襟，浓浓的土家韵味，满满的年代气息扑面而来，一下子把人拉回尘封的记忆里。

巫溪羊桥坝，人们穿草鞋、打绑腿、头裹白布长帕，没有一件旧衣不经历风霜。无数代母亲们，织染布匹，裁剪衣裳。贺文庆幼时所见女性，有小脚、解放脚，小姑娘们幸运地挣脱致残、畸形的裹脚陋习，大脚丫被白布袜与千层底鞋温柔包裹。夏日，她们将裤腿卷至膝头、长袖捋到肘弯，如林中小鹿，一边劳作一边嬉闹；冬日，则把同一件外衣，套在深蓝家织粗布面子的棉袄上，姐姐穿了，缝缝补补，妹妹再接过来穿。

千层底布鞋，是时间河流里的渡船。当衣襟再也无法修补时，那些一触即碎的布片，被姑娘与母亲一针一线纳进鞋底。灯芯绒或平绒布做鞋面，男人的鞋口缀松紧，女人的鞋口或方或圆——那是鞋的脸，好看与否，虽看手艺，更关键的，却是脚本身。

贺文庆带着这双自由奔放的千层底帆船，一次又一次驶入油画的壮阔大海。

穿千层底布鞋的姑娘，是健康而坚韧的劳动健将，她们的装备既有背篓，也有提筐。虽然扁担、竹篓很快将棉麻布衣磨薄磨破，筋骨却在重压下愈发厚实。汗水在靛蓝裤腿与衣衫上，开出朵朵盐碱之花，正如生命在缝补中愈发旺盛。然而，他刻意滤去了其中的重负与窘迫——努力展示至真至美，展示那份令人不敢亵渎的温柔与轻松。

005号作品创作于2002年。树叶墨绿中透出微黄，应是一个秋天。姑娘有些羞涩，一张鹅蛋脸不施粉黛，红唇微启，双

颊晕染红晕，成为贺文庆油画朴素世界中的一抹亮色。贺文庆没学过家乡的山歌，但画中姑娘水汪汪的大眼睛，与舒展的柳叶眉，早被泥腿艺术家写进《十爱姐》山歌。远逝的岁月里，小村的审美，“归真”始终稳居第一。事实证明一个道理：真正的心灵相通，没有什么可以阻隔。

《云淡风轻》中，姑娘挎着竹篾编的大猪草筐，立于河边上，宽大的蓝布衣裳还是斜裁大衣襟，衬出苗条妙曼的身姿。或许刚从身后小木船跳上岸，她轻巧行走于天地水云之间：浮云极淡，映入水中；清风很轻，不见水纹。

那些年代，竹子支撑着生活与劳作，男人用竹篾创作的农具，陪伴着山水养大的姑娘们。贺文庆对此情有独钟，不断将这样的工艺品嵌入他的艺术表达之中。

《又到秋天》里的她，身着与大地丰收相近的土黄色裤子，站在低头的葵花与扬首的苞谷前。银盘般的笑脸、蓝花花的衣裳，轻轻叩人心房。

时光会抹去许多痕迹，贺文庆却将它们留存为完美画面。他笔下的无比宁静，让小村呈现出世界最辽阔的模样。姑娘，是母亲、是姐妹、是情人、是新娘，一生都在付出与报恩，而所求，始终微乎其微。这是他儿时的记忆，是他最爱看的一道风景……永远不会老，名字叫作美好、安宁与温暖。他从未赠予那六十多位姑娘鲜花的点缀，因为她们本身，就是最纯净的花朵。

贺文庆离开了村子，画中的姑娘也被时光的列车带向远方。她们在陌生的他乡流泪、受伤、坚强，再也寻不见那穿蓝花补丁衣裳的身影。曾经决然地离乡背井，不被理解的孤单求索，在那一刻，真正有了意义。

故乡有个“桃园子”

大宁河沿岸有一个地名叫桃园子。巫溪的别名叫做桃源、巫咸古国。

小时候，贺文庆并不明白这些名字的含义。后来的数十年，努力让画里的姑娘和她身后的青山绿水讲述这里的一切。北京语言大学教授梁晓声曾评述：“她们的纯洁与画中那个地方的纯朴，似乎印证着厚德载物的人间理想。”

或许梁教授至今未曾踏足巫溪大宁河、上磺寨沟水库，那个孕育贺文庆童年记忆的小村落。但他在字里行间流露出真挚的欣赏与期待——他说画中姑娘带着“一种令人心疼的纯洁”，说那片山水“因有她们而格外美好”。就让这份美好永远珍藏在他心中吧，就让那未能赴约的遗憾化作永恒的向往。正如他所言：永远的享受，源自永远的渴望。

读贺文庆，感觉他从时光长河中打捞乡村记忆，捕捉的时光，不是朝阳初升，便是落日熔金。春秋两季，应是他偏爱的时节。在这样的季节，这样的时刻，这片土地没有狂风烈日，没有雷鸣飞沙。故乡像是造物主珍藏在深润的瑰宝，天空、溪流、树木、原野，都笼罩在淡定的薄雾轻纱中，静

谧、洁净、朴素而平和。这个地方位于龙骨坡古人类遗址上游的峡谷深处，坐落在渝陕鄂三省市交界的鸡心岭。这样的地方，梦幻得有些不真实。

一位艺术评论家写道：“贺文庆的笔下有泥土的呼吸、流水的记忆。他不只是在画风景，而是在画一代人的乡愁。”另一位策展人说：“他的画色彩温暖而深沉，构图沉稳中见灵动，在写实的基底上涌动着浪漫的叙事。”

面对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秦春燕，贺文庆袒露心迹：“画画真幸福！”秦女士深受触动：“我想象不出一个画家对他的作品还有比幸福这种感受更好的诠释。”

这个以“巫”“溪”命名的地方，生命与自然和谐呼吸，风光脱俗，田园温暖。贺文庆的画作，是写给故乡的抒情组诗，也是一封素净的请柬：请到我的故乡生活吧，那儿很好。

每年回乡的游子

今年8月的一个黄昏，巫溪老城，宾作古东门下，贺文庆的指尖轻抚古城墙的纹路。想起那些年，行囊深处总安静地躺着一沓沓车票船票——东门外的小码头，名为宣成的西门车站、阜时的南门车站，目送他在春秋出发，在冬夏归来。大宁河如一把古琴，流水淙淙，弹奏着一代代年轻人的决绝与不舍：爱是放手，爱也是出走。“三百余幅油画作品，一齐装进我带回家的行囊。”贺文庆有一份成绩单要向这山这水递交。

看过他的画，人们说他本身就是从画中走出来的人，而且始终爱着这幅流动的画，达到“画爱着的画”“画画真幸福”的境界。把工作当成热爱的幸福事业，也许是最让人敬仰的境界。

贺文庆儿时独自走进寨沟水库深处，枕着石阶听瀑布的歌声入眠，姑娘捶衣声如摇篮曲般安详。春天，羊桥坝的油菜花盛开成金色海洋；秋日，稻浪翻涌起青黄相间的波澜。“美好的风景总是转瞬即逝，在画里才能永生。”童年和童年的梦，治愈一生。

他说自己是个普通的孩子，是父母的爱与理解，目送他登高望远。将往事清零，裸辞北上，做一个漂泊的游子，一个在胡同里为柴米油盐所困的追梦人。他知道，父母会含泪支持。“漂泊，让我停不下画画，这是对家乡的记忆。”《别》中的少年何尝不是他自己？《春望》《回眸》《往事如烟》《起风了》……离故乡越久，牵挂越浓，无药可解。

回到巫溪，他如往常般背着相机和素描本，重新走过老城石板路、宁厂盐泉古道。拍摄、写生，重新凝视故乡的细节：屋檐生草的吊脚楼，码头上锈迹斑斑的铁环，晒太阳打盹的老人。他几乎每年都回来。镜头与画笔下，是不断重现的巫溪印记。

清清河水，重重山岗，袖珍的鱼米之乡——重庆巫溪上磺羊桥坝，是贺文庆永远的故乡，也是他画中永恒的主角。他说，故乡是画不够的风景，因为每一笔都是记忆，每抹一色皆含深情。

(图片由作者提供)

在北京某间知名工作室里，55岁的油画家贺文庆静坐凝视着一组画面，从黎明到子夜。窗外的喧嚣仿佛来自另一个星球——他心中浮现的，是故乡巫溪大宁河畔青石街沿与石阶，木板的墙、木格的窗，一位身着青花旗袍的少女，挎着竹篮，穿过弯弯窄巷……

“四十多年过去，每当听到熟悉的呼唤，内心重新变得柔软。”这位画家的画笔与视野中，故乡的河、吊脚楼、姑娘，始终牵动遐思，从未走远。他安静而专注地描绘，让六十多位乡村姑娘走上艺术的T型台。



《风吹进了梦的边缘》

